

《路德維希·費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學習參考材料

大連工學院圖書館編
一九七二年十月

毛主席语录

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馬克思主义。

进行一次思想和政治路綫方面的教育。

人們的社会存在，决定人們的思想。而代表先进阶級的正确思想，一旦被群众掌握，就会变成改造社会、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

目 录

（一）学习《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

.....	(1)
哲学革命是政治变革的前导.....	(1)
紧紧掌握唯物辩证法这个锐利武器.....	(7)
坚持彻底的唯物主义观点.....	(12)
批判唯心主义的强大思想武器.....	(16)

（二）学习资料和名词解释..... (22)

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	(22)
黑格尔 费尔巴哈 休谟 康德.....	(24)
什么叫折衷主义?	(27)
细胞学说的发现.....	(28)
什么是能量守恒和转化定律.....	(30)
达尔文进化论.....	(32)

哲学革命是政治变革的前导

——学习《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的体会(一)

郑 群 斌

无产阶级革命导师恩格斯写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书，是一部阐述马克思主义哲学同德国古典哲学的关系以及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观点的伟大著作，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列宁在评价这本书的时候曾经指出：它同《共产党宣言》、《反杜林论》一样，“都是每个觉悟工人必读的书籍”。今天，认真学习恩格斯的这部光辉著作，将会使我们更好地分清什么是唯物论，什么是唯心论，什么是无产阶级世界观，什么是资产阶级世界观，从而把思想路线搞正确，把政治路线搞对头。

恩格斯的这部光辉著作，完全是为着政治斗争和理论斗争的需要而写作的。我们只要简单回顾一下这本书的历史背景，就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

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世界资本主义开始逐步地向垄断资本主义即帝国主义转变。已经取得统治地位的欧洲各主要国家的资产阶级日益走向反动。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越来越尖锐化。这种阶级斗争在哲学领域中的反映就是传播马克思主义同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斗争。当时，为了适应资产阶级的需要，工人队伍中的一批机会主义者纷纷登台表演。他们在政治上迷恋议会斗争，颂扬合法手段，推行改

良主义的政治路綫；与此相适应，他們在思想路綫上妄圖復活早已沒落的德国古典哲学的最反动的方面。他們跟在资产阶级教授們的后面，喊叫着“回到康德去”的反动口号。混进德国党內的“江湖騙子”杜林，則玩弄折衷主义的手法，剽窃与揉和黑格尔哲学与康德哲学，大肆販賣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貨色，全面攻击馬克思主义的哲学、政治济經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革命理論。杜林的这套謬論，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內曾經引起了思想混乱，使很多人分不清什么是唯物論，什么是唯心論，什么是无产階級世界觀，什么是资产階級世界觀，甚至把两者混为一談。为了粉碎资产階級和机会主义者对馬克思主义哲学的猖狂进攻，为了帮助工人群众划清馬克思主义哲学同德国古典哲学的原則界限，恩格斯在一八八六年写成了《路德維希·費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終結》这部光輝名著。在这部著作中，恩格斯扼要地考察了近代欧洲哲学发展的历史，深刻地分析了哲学上唯物主义同唯心主义、辯証法同形而上学两条路綫的根本对立和斗争，系統地論述了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这样，就为无产階級提供了銳利的精神武器，为国际工人运动的胜利发展創造了必要的思想条件。

恩格斯在这部书的一开头就指出：“正象在十八世纪的法国一样，在十九世纪的德国，哲学革命也作了政治变革的前导。”这个十分著名的論断，深刻地揭示了哲学斗争与政治斗争的辯証关系。

十八世紀后半期，法国資本主义有了很大的发展。资产階級取得了巩固的經济地位，但它在政治上却没有权力。封建制度已經成为資本主义进一步发展的严重障碍。资产階級同封建統治階級的矛盾十分尖銳。这个矛盾反映在哲学上，就是唯物主义哲学同唯心主义經院哲学、无神論同宗教、資

产阶级意识形态同封建意识形态之间的激烈斗争。当时，法国资产阶级哲学的代表人物站在唯物主义的立场上，无情地批判了维护封建制度的唯心主义和宗教，从思想上、理论上为法国革命做了准备，成为一七八九年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先导。

十九世纪德国的资产阶级哲学就不同了。当时德国还处在封建割据状态之中，资本主义的发展异常缓慢，资产阶级尚未形成一支足以对抗封建制度的强大力量。一方面，它对封建势力阻碍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表示不满，要求结束封建割据局面，形成统一的民族市场，为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创造条件；另一方面，由于资产阶级自身的软弱和对人民的恐惧，它又拜倒在王公贵族权力面前，希望由君主政权来实行自上而下的改良。十八世纪末到十九世纪初的德国古典哲学，就是德国资产阶级这样一种阶级特性的反映。这个哲学从康德开始，到黑格尔完成，从而登上了最高峰。黑格尔哲学包含着丰富的辩证法思想，这是它的“合理内核”。可是，黑格尔哲学却采取了唯心主义的神秘形式。这种辩证法“合理内核”同唯心主义体系之间的矛盾，正是德国资产阶级既不满封建君主专制，又害怕群众革命的两面性的表现。

从这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哲学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是为政治服务的，哲学革命是政治变革的前导。哲学领域里的斗争，反映了社会阶级斗争，同时又积极地为社会阶级斗争服务。不同的哲学派别，总是代表了不同阶级的利益和需要。正如列宁指出的：“只要回忆一下欧洲各国经常出现的大多数时髦的哲学流派”“就可以知道资产阶级的阶级利益、阶级立场……同各种时髦的哲学流派的思想内容之间的联系了。”

历史上的一切反动阶级为了维护自己的政治统治和经济

剝削，除了強化國家機器以外，還需要用各種反動的意識形態，其中包括反動哲學思想，來對勞動群眾進行精神奴役。因此，革命的階級為了推翻反動的政治統治，也就需要拿起哲學這個武器來批判舊思想、舊制度，宣傳新思想、新制度，以便造成輿論，動員群眾去同舊制度作鬥爭。馬克思主義哲學之所以成為無產階級政治革命的先導，就因為它是在批判一切舊哲學的鬥爭中誕生的，是無產階級進行革命鬥爭的最強大的思想武器。

十九世紀中葉，資本主義在西歐先進國家中已占統治地位，資本主義社會內部所固有的不可調和的矛盾日益暴露，無產階級反對資產階級的鬥爭也日益激化。在這種情況下，無產階級迫切需要有科學的革命理論來指導自己的革命鬥爭。無產階級的伟大導師馬克思和恩格斯擔負了這個歷史任務。他們研究和總結了國際工人運動的實踐經驗，批判地吸收了人類思想史上一切科學和文化的優秀成果，創建了馬克思主義。馬克思、恩格斯所創立的無產階級的科學世界觀——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是哲學領域的一個空前大革命。馬克思主義哲學誕生的時候，馬克思就指明了它跟無產階級革命鬥爭的密切聯繫，他說：“**哲學把無產階級當做自己的物質武器，同樣地，無產階級也把哲學當做自己的精神武器**”、馬克思主義哲學是無產階級政黨制定正確的政治路線的理論基礎。一個多世紀以來，馬克思主義哲學指導各國無產階級最堅決地向一切剝削階級和剝削制度宣戰，贏得了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的一個又一個偉大勝利。

理論是路線的基礎。一切機會主義頭子為了改變黨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路線，推行機會主義、修正主義路線，總是要千方百計反對和歪曲馬克思主義理論，在哲學上，就是用唯心論和形而上學來反對唯物論和辯證法。因此，無產階級革

命导师历来都十分重視哲学斗争，把批判资产阶级唯心論和形而上学作为阶级斗争与路綫斗争的一个重要方面，并且为我们树立了光輝的榜样。

十九世紀的下半叶，德国工人运动中的机会主义者，为了推行他們的机会主义路綫，都曾經利用德国古典哲学的腐朽的糟粕。特别是那个馬克思主义的凶恶敌人杜林，利用种种欺騙手段，把自己打扮成党的理論“权威”，吹嘘自己的哲学是“最后的、終极的理論”，疯狂攻击馬克思主义，阴谋建立宗派小集团，破坏当时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的統一和团結。恩格斯在馬克思的支持和参与下，写了光輝的《反杜林論》一书，从思想上、理論上粉碎了杜林的猖狂进攻，彻底揭露了杜林“江湖騙子”的真面目，指出他的哲学不过是康德的形而上学和黑格尔的唯心論的大杂燴而已。恩格斯对杜林的批判，提高了党的理論水平，维护了党的团結，保証刚刚統一起来的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沿着正确路綫前进。

二十世紀初，俄国修正主义者波格丹諾夫之流，企图以馬赫主义来修正馬克思主义，把最反动的哲学观点当成时髦理論，辱罵革命，贊美叛变行为，推行一条取消革命、取消无产阶级政党的机会主义路綫。为了揭露和打击馬克思主义的敌人，粉碎他們在哲学上的囈語，用馬克思主义教育、武装党员和工人群众，列宁进行了巨大的理論工作，写了《唯物主义和經驗批判主义》这部著名的哲学著作，对当时流行的冒充馬克思主义的反动哲学思潮，进行了毁灭性的批判。列宁极高地估計了这场理論斗争对于无产阶级革命实践的伟大意义，指出，这是“**向着本阶级事业的完全胜利迈进的无产阶级所进行的伟大革命战斗的序幕**”。

半个世紀以来，伟大領袖毛主席从来都把我們党内两条路綫的斗争提到世界观的高度来解决。因为党内两条路綫的

斗争，归根到底是按照什么阶级的世界观去改造党、改造世界的斗争，即辩证唯物论同唯心论和形而上学的斗争。毛主席的光辉哲学著作《实践论》、《矛盾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和《人的正确思想是从那里来的？》，先后从思想理论方面打败了王明，刘少奇之流的机会主义、修正主义路线，为无产阶级制定正确的政治路线奠定了理论基础，引导我国的无产阶级革命取得一个又一个的伟大胜利。

由此可见，在两条路线斗争中，从世界观上彻底批判机会主义、修正主义，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战胜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一条重要的历史经验。刘少奇一类骗子狂热鼓吹唯心论的先验论和反动的“英雄史观”，就是要用这种反动哲学来反对唯物论的反映论和奴隶们创造历史的唯物史观，为他们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鸣锣开道，为他们反党篡权的反革命阴谋大造舆论。为了彻底批判刘少奇一类骗子的反革命罪行，彻底肃清他们推行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流毒，我们必须遵照毛主席关于“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的伟大教导，坚持唯物论，批判唯心论，从思想理论方面彻底摧毁刘少奇一类骗子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基础，不断增强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能力，更加自觉地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战斗。

(解放日报 72. 6. 20)

紧紧掌握唯物辩证法这个锐利武器

——学习《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的体会(二)

凯 舒

伟大革命导师恩格斯的光辉著作《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以下简称《终结》),对德国古典哲学的杰出代表黑格尔哲学进行了全面的、彻底的解剖。在这部著作的第一章中,恩格斯科学地分析了黑格尔哲学的方法和体系之间的矛盾,指出黑格尔哲学的体系是唯心主义的,是反动的,“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被推崇为普鲁士王国的国家哲学”;同时,又阐明了黑格尔哲学中唯心的辩证法有它的“合理内核”,“给我们指出了一条走出这个体系的迷宫而达到真正地切实地认识世界的道路。”这样,恩格斯就帮助人们划清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和黑格尔哲学的联系和本质区别,掌握了区分唯物论和唯心论的唯一正确标准。

黑格尔曾经提出过一个著名的哲学命题,这就是:“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凡是合理的都是现实的。”恩格斯深刻地指出:黑格尔这个命题本身,显然是在哲学上为普鲁士王国祝福、辩护,把当时这样一个由贵族统治的封建国家说成是“合理的”东西。就这个命题的政治含义来说,无疑是反动的。但是,黑格尔所讲的“合理”,只是指普鲁士王国在它必然是的这个限度内才是合理的。因此,在这个命题的背后,恰恰又包含着“合理内核”,即辩证法的思想。

正确理解恩格斯关于这个哲学命题的精辟分析，对于弄清马克思主义哲学同黑格尔哲学之间的联系和区别，是十分重要的。

首先我們要知道，黑格尔所說的“现实的”东西，并不等于“現存的”东西，“现实的属性仅仅属于那同时是必然的东西”。这就是說，只有合乎規律的、必然发生的东西，才是现实的、合理的东西，才能夠一步一步地发展壮大起来，一天一天地继续存在下去。相反，如果根据事物发展規律沒有发生和存在的必然性的东西，那末它就是不现实的、不合理的，就失去了它存在的权利，最終必将被消灭。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根据黑格尔的意见，现实性决不是某种社会制度或政治制度在一切环境和一切时代所固有的属性。**”在黑格尔看来，事物的现实性即存在的必然性，也不是永恆的、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不同的時間、地点、条件的变化而变化的。今天看来还不是必然的东西，随着時間、地点、条件的变化，就可能变为必然的东西；反之，今天看来是必然的东西，明天可能变为不是必然的东西；例如，資本主义制度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曾經是必然的、现实的、合理的，所以它能夠推翻并代替封建制度。但是，随着历史的发展，世界进入了帝国主义和无产階級革命的时代，在这样的条件下，資本主义制度就失去了必然性或现实性，变成了不合理的東西，它正在一步步地走向坟墓，并被社会主义制度所代替。总之，“**在发展的进程中，以前的一切现实的东西都会成为不现实的，都会丧失自己的必然性、自己存在的权利、自己的合理性；一种新的、富有生命力的现实的东西就会起来代替正在衰亡的现实的东西**”。从这里我們可以看到，經過恩格斯的深刻剖析，黑格尔原来“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这一命题，已經轉化成另一个完全相反的命题，

即“凡是現存的，都是应当灭亡的”。这两个完全相反的命题：反映了黑格尔辯証法中的“合理内核”，即关于事物发展的思想。前一个命题是黑格尔自己提出的，后一个命题是从黑格尔的方法必然要得出來的結論，而黑格尔本人却从来没有明确地作出这个結論。这个結論，表明了黑格尔哲学的“合理内核”的革命性质。恩格斯对此作了很高的评价：
“这种辩证哲学推翻了一切关于最终的绝对真理和与之相应的人类绝对状态的想法。”

恩格斯在闡述了黑格尔哲学的“合理内核”之后，着重分析了黑格尔哲学的辯証方法与唯心主义体系之間的矛盾。在方法方面，黑格尔不自覺地表述了辯証法的基本特征，这在客观上是符合自然界和历史的辯証发展規律的，是合理的、进步的；但是，黑格尔的方法是为他的体系服务的，因而仍然脫不出唯心主义的窠臼。作为德国古典哲学的集大成者，黑格尔創立了哲学史上最庞大的客观唯心主义哲学体系。在这个哲学体系中，现实世界是头足倒置的。在黑格尔看来，人类世界上是先有精神后有物质的，也就是說，在很早以前就有某种純粹精神的本体，即“絕對观念”存在。这种“絕對观念”，是在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出現之前就早已存在的一种宇宙的精神。它是一切事物的源泉。世界上任何現象，不論是自然現象、社会現象或思想意識，都是由万能的“絕對观念”派生出来的，都是“絕對观念”发展到一定阶段上自身“外化”的結果。以后經過新的发展，这种“絕對观念”又还原为自己本身。到黑格尔哲学創立时，它便达到了“終点”。黑格尔认为，人类認識和人类社会都有一个发展的頂点。他的哲学体系是人类認識发展的頂点；而反动的普魯士王国則是人类社会发展的頂点。这样，就注定了黑格尔的辯証法是不彻底：他只承认过去的发展，却不承认現在和

将来的发展，結果又陷入了形而上学的泥坑。

为什么在黑格尔哲学中既有革命的方法又有反动的体系？为什么黑格尔不能从自己的方法中得出革命的結論呢？这个问题，正如恩格斯所說，应该从当时的社会經济条件，从黑格尔的资产阶級立場和世界观中去寻求答案。恩格斯說，这是由于黑格尔“没有完全脫去德国的庸人氣味”。什么是“庸人氣味”？就是资产阶級气味，就是资产阶級的阶級本质。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識，既然黑格尔是德国资产阶級的代言人，他的哲学是十九世紀三十年代德国社会的产物，那末，这种哲学就必然会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德国资产阶級的变革现实的要求，同时又反映出这个阶級的保守和反动的阶級本质。換句話說，黑格尔哲学的方法和体系之間的矛盾，正是德国资产阶級既想革命、又害怕革命的政治态度的反映，是德国资产阶級两面性的表現，正因为这样，黑格尔哲学就只能充当反动統治阶級的御用哲学，即普魯士王国的国家哲学。

革命在发展，时代在前进。随着无产阶級登上历史舞台，随着近代工业和科学的进步，十九世紀四十年代，无产阶級的世界觀——馬克思主义哲学在斗争中誕生了。这是人类認識史上的一次根本性的大革命。馬克思、恩格斯坚决摒弃了黑格尔哲学的唯心主义外壳，批判地汲取了它的“合理内核”，从根本上改造了黑格尔的唯心辯証法，創立了科学的唯物辯証法，从而使辯証法真正成为无产阶級認識世界、改造世界的銳利武器。但是，哲学上的斗争，从来就是阶級斗争和路綫斗争的重要戰場。馬克思主义哲学的誕生，并不意味着哲学領域內阶級斗争的終結。长时期来，馬克思主义的敌人一貫抹杀和歪曲黑格尔哲学的革命方面，強調和利用其反动方面，把黑格尔的反动哲学体系当作向馬克思主义进

攻的武器。十九世紀七十年代，德国的江湖騙子杜林，为了“改革”馬克思主义，就曾恶劣地抄袭黑格尔的反动哲学体系，妄图建立所謂最后的絕對真理的“体系”。他恬不知耻地吹嘘自己发现了“終极真理”，虚构出一套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貨色，拚命反对馬克思主义、最終淪为历史的罪人。无独有偶，一百年之后，刘少奇一类騙子又步杜林的后尘，将黑格尔的“絕對观念”体系加以改头换面，竭力鼓吹什么“絕對权威”和发展“頂峯”之类的謊言，为他們蒙騙人民，篡党夺权打掩护。这套欺人之談充分暴露出他們是馬克思主义的死敌，是无产階級革命的叛徒。正如当年杜林把自己的假社会主义理論标榜为“終极真理”，是为了反对馬克思、抬高自己一样，刘少奇一类騙子宣揚“絕對权威”和“頂峯”的目的，也无非是为了“大树特树”他們自己的“权威”，把自己吹嘘成什么“天才”、“超才”、“超天才”，妄想有朝一日，黃袍加身，实现顛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資本主义的罪恶目的。但是，正如恩格斯在揭示黑格尔哲学的“合理内核”时所表明的那样，凡是不具有现实性和必然性的东西是注定要灭亡的。在馬克思主义唯物辯証法的照妖鏡下，江湖騙子杜林早已現出了丑恶的原形；同样，妄想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刘少奇一类騙子，也只能落得自取灭亡的可耻下场！

（解放日报 72. 7. 11）

坚持彻底的唯物主义观点

——学习《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的体会（三）

魏 力

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一八〇四——一八七二年）是马克思主义以前时期的杰出的唯物主义者。他的哲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来源之一。恩格斯在一八八六年写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书，对费尔巴哈哲学作了正确的评价和深刻的批判。今天我们学习这部光辉著作，可以进一步懂得：只有马克思主义哲学，才能克服一切旧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不彻底性，成为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制定正确路线的理论基础。

早年的费尔巴哈还是个青年黑格尔派，但是，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那样，“他从来不是完全正统的黑格尔主义者”。早在一八三〇年，他在爱尔兰根大学讲课时，发表了《论死与不死》一书，批判了基督教关于灵魂不死的说教，遭到反动当局的迫害。可是那时候他还没有摆脱黑格尔唯心主义哲学的影响。后来他逐步转向唯物主义。一八三九年他写了《黑格尔哲学批判》一书，终于断绝了同黑格尔哲学的关系而成为唯物主义者。一八四一年，他又写了《基督教的本质》一书，宣布了唯物主义对唯心主义的胜利，标志着费尔巴哈哲学的出现。这本书进一步批判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坚持了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的唯物主义立场，指出黑格尔哲

学的“絕對观念”不过是“上帝”的代名詞，揭露了宗教的神秘外衣，指出上帝并不是真实存在，而是人們根据自己的形象和生活特点創造出来的。費尔巴哈《基督教的本质》一书的出版，对长期受唯心主义哲学和宗教統治的德国社会发生了很大的影响。恩格斯說过：“这部书的解放作用，只有亲身体会过的人才能想象得到。那时大家都很兴奋：我们一时都成为費尔巴哈派了。马克思曾经怎样热烈地欢迎这种新观点，而这种新观点又是如何强烈地影响了他（尽管还有批判性的保留意见）”。

費尔巴哈对哲学基本問題的观点是唯物主义的。他认为自然是客觀的唯一实在，物质不是精神的产物，而精神却是物质的最高产物。他尖銳地批判了黑格尔唯心主义“絕對观念”的謬論。黑格尔的“絕對观念”是把德国古典哲学中的唯心主义貨色統統集中起来，編成了一条辮子。費尔巴哈勇敢地剪掉了这条唯心主义的辮子。他认为黑格尔关于“絕對观念”的自我运动以及由“絕對观念”轉化为自然、轉化为社会的学說，不过是乔装打扮一番的“上帝創世說”而已。当时，黑格尔哲学是被普魯士王国奉为国家哲学的，費尔巴哈敢于对黑格尔哲学进行批判，是了不起的，是作出了很大貢獻的。但是，費尔巴哈在批判黑格尔唯心主义的时候，却采取了簡單抛弃和全盘否定的錯誤态度，把黑格尔哲学的“合理内核”即辯証发展思想，連同它的唯心主义体系一起抛掉了。正象列宁所形容的，費尔巴哈对待黑格尔哲学的态度，是把小孩和洗澡后的脏水一起泼出去了。

費尔巴哈不仅批判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观点，而且还揭露和批判了宗教的神学观念。他认为不是上帝創造人，而是人按照自己的意图創造上帝；他反对灵魂不灭和对来世信奉的說教。在这里，費尔巴哈是个杰出的无神論者，曾引起神

学家和反动政府的仇恨，遭到排挤，被赶出大学，他的著作也被反动政府没收。一直到他死后，德国反动政府仍然没有放过他，继续对他进行侮辱。

跟一切旧唯物主义者一样，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也不是彻底的。“他下半截是唯物主义者，上半截是唯心主义者”。他对自然的解释是唯物主义的，但是一接触社会历史领域，他的唯心主义就暴露出来了。在这方面，他仍然“没有摆脱传统的唯心主义束缚”。这主要是由于他长期过着孤寂的隐居生活，脱离实践，脱离社会阶级斗争。这个致命的弱点，使他在社会历史领域里无法摆脱唯心主义的束缚。

费尔巴哈宣称他自己是个“人本主义”者，实际上就是一个人性论者。恩格斯指出：“他把人作为出发点：但是，关于这个人生活其中的世界却根本没有讲到，因而这个人始终是宗教哲学中所说的那种抽象的人。”费尔巴哈所说的人，是生物学意义上的人，而不是社会的人，阶级的人，这种人在世界上是找不到的。

正是由于费尔巴哈从抽象的人出发来研究宗教，他就在对待宗教的问题上陷了矛盾和混乱：一方面，他反对有神的宗教，同时却又错误提出一种所谓“爱的宗教”，来代替对上帝的信仰。他没有揭露产生宗教观念的经济基础，不了解宗教是社会的产物，也没有正确指出消灭宗教的途径。

费尔巴哈还鼓吹“爱”是摆脱一切灾难和罪恶的唯一途径。他认为道德的基础是人们追求幸福的意向，这是人生下来就具有的。这种抽掉阶级内容的道德观，显然是反动的。在阶级社会里，道德是有阶级性的，超阶级的道德在客观上是不存在的。所谓生来具有的追求幸福的意向，实际上就是把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利己主义、享乐主义等说成是“唯一的人性”。这在阶级社会里起了抹杀阶级对立、调和阶级